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第五回 洩漏機關行毒計 尋思意蘊識雄才

詞曰：只因獨愛金銀好，便把良心喪了，惹出許多煩惱，到後才明曉。
算來無貝才為寶，莫把詩文看小。若得逢時偏巧，何必嫌遲早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閻文兒從外面走來，扯仇翟二人說話，仇翟二人道：「有甚麼話說？」閻文兒道：「你們瞞著我，做得好事！」仇翟二人道：「我們並沒有做甚事。」閻文兒道：「我方才到街上玩耍，只見煉丹的那個道士，在一個珠寶店內坐著看甚物件。我走進去，看他面前擺著珍珠金子，在那裡兌換，口中說道，『我還有珊瑚琥珀哩』。這些物件，都是我家田大爺與他煉丹的，他把東西拐去，反說丹爐走了，這明明是個騙子。我去對大爺說了，著在你們身上追這些物件，只怕吐出來還要問個罪哩。」仇翟二人聽了閻文兒這番言語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好文官，你千萬不可說出來，我兩個人重重謝你罷了。」閻文兒道：「把甚麼東西謝我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我們兩個，每人買一匹上好緞子，與你做件衣服罷了。」閻文兒搖著手道：「不要，不要。我的衣服，都是大爺做，要甚麼顏色，就是甚麼顏色，要甚麼花樣，就是甚麼花樣。我要你們的緞子做甚麼！」仇翟二人道：「不要緞子，要甚麼呢？」閻文兒道：「你們把分道士的金子、銀子、珠子、珊瑚、琥珀，分一半與我，我就不說了。」仇翟二人見閻文兒說的話，好似看見的一般，只得依從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你既是這般說，我們去尋著道士，分也要分些與你。」閻文兒道：「你們說得好話，我還等你們去尋道士，尋得來，方分與我，不依，不依！我去對田大爺說了，不怕你們不拿出來！」仇翟二人道：「好文官，求你稍寬半日兒，晚間沒有人看見，就分與你何如？」閻文兒道：「這個使得，我今晚是一定要分的，你不可說謊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定有，定有！今晚若沒有分你，你明日就對大爺說罷了。」閻文兒信以為實，便笑嘻嘻的去了。

仇鬍子道：「翟兄弟，這個光景，今日晚上是定要分與他的了。」翟有志道：「分與他也罷了，萬一這小官收藏得不好，被人看見，依舊要識破了。依我的見識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一個算計在此。」仇鬍子道：「你有甚麼算計？」翟有志道：「我們若把東西分與他，一生一世要受他的氣哩！不如趁早買些砒霜，放在酒裡，晚間分物件與他的時節，先請他吃一杯兒，毒死了他。東西不分與他，我們的事，又不得洩漏，豈不甚好？」仇鬍子道：「好是好，萬一他母親要討人來，怎生是好？」翟有志道：「仇哥錯了，他便要人，只與田公子要人，與我們甚麼相干。」仇鬍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如今事不宜遲，我同你就去買那話兒去。」說罷，二人回到外面，將砒霜買來，專候晚間行事。

須臾，紅日西沉。將點燈時分，閻文兒到仇翟房中，說道：「快分與我了。」仇翟道：「說過的，豈有不分之理！我們備得水酒在此，請文官喝一杯兒，待人睡靜，分與你去。」閻文兒不知是計，答道：「也罷，擾你一杯。」仇翟二人暗暗先將砒霜放在杯內，將酒斟下，三人同飲。閻文兒吃了一杯，二人又斟一杯，閻文兒才欲動口，慌忙將手捧住肚皮道：「肚痛，肚痛！」二人知道毒性發作，慌忙用綿被一條將閻文兒連頭連身，緊緊捺住。閻文兒兩隻腳在地下亂擾，一會兒氣絕不動。仇翟二人見文兒氣絕，方才將綿被揭起，只見閻文兒七孔流血。仇鬍子慌忙問道：「如今怎生出脫？」

翟有志道：「快將濕布將血抹盡，待人都睡熟，將他抬到自己牀上，用被蓋好，明日起來，我只說他自己病死，便與我們無干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遂用濕布細細將鮮血抹盡，將房門鎖上，他二人依舊出來走動。候至二更時分，將閻文兒抬到他自己房中牀上，用被蓋好，關上房門，仍回自己房中睡覺。

次日起來，眾人都已吃早膳，獨不見閻文兒一個，卜殷凌阮等人問道：「今日為何不見閻文官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正是呢，不知他到那裡去了，難道他在大爺房裡面？」眾人道：「大爺自娶了二娘，便不與他宿了。如今又添了二娘的甚麼姐妹，大爺連房門都不出來，那裡還用著閻文官，我們到他房中去尋尋看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都去尋他。」大家一齊到閻文兒房中來，只見閻文兒的房門內裡不曾栓，已被風吹開了。眾人道：「房門開在這裡。」遂一齊進房，將牀上一看，見閻文兒睡在牀上。眾人道：「怎麼此時還睡覺？」連叫文官不應，用手推他，也不見應。眾人將被揭開，只見閻文兒面色青紫，直挺挺的不動。眾人慌忙道：「不好了，文官死了！」仇翟二人故意道：「昨天還好好的，為甚麼晚間便死了？奇怪奇怪，快些報與大爺知道。」連忙報與田公子知道，田公子道：「這是何故？快買棺木與他。」

眾人道：「要通知他的母親方好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他自己病死的，又不是那個打死的，入了棺，再差人去不遲，何必著急通知他的母親！」仇翟二人道：「大爺說得甚是。」遂忙忙的買了一口棺木，將文兒盛了，田公子吩咐道：「把文官的衣服物件，都與他收拾在箱內。我在這裡差一個人，送信與他的母親。再封一百兩鋪子，與他養老。」一面差人往杭州，一面把閻文兒的棺木，抬去掩埋了。

過了幾日，差去的人到杭州，對閻文兒的母親說知，又把銀子衣服等件，都交付他。閻文兒的母親聽了，痛哭一場。見了這些衣服銀子，也就罷了。

將田公子的事且按下不題，再說元正文自離了杭州，回到洛陽，秋闈就中了舉人，赴京會試。誰知路上帶的盤纏，被一個家人拐去，到得京中，資斧告匱。真是家貧不是貧，路貧貧殺人。一主一僕，每日在寓處，足足要數錢花費，竟無出處。先前典衣服，後來典行李，衣服行李典完，再無可典之物。因自己歎道：「我元正文只為求取功名，受這般苦楚，難道竟無生路了？」對家僮說道：「我有些零星物件，與些書籍，你可拿到街上，賣些銀子，為日用之費，也是好的。」家僮領命，將些筆墨扇畫之類並些書籍，拿到街上，擺在一個□字路口，等了半日，看的多，買的少。又等了一會，只見四匹馬，前頭一個頂馬，後面隨著兩匹馬，走到路口，見擺著物件書籍，那中間一位，好似官長模樣，勒住了馬看書。內中有元正文的詩稿一本，那位官長揭開來看，見七言律詩裡有一首詩歌，寫著《西湖萬花園長松堂即席》，看到此處，忽然吃驚道：「此詩是在我家園內做的，不知這做詩的是個甚麼人。」原來這位官長，就是田公子的父親，因問元正文的家僮道：「這做詩的元正文，是你甚麼人？」家僮道：「是小的主子。」田御史道：「你主子是姓甚麼？」家僮道：「姓元，是新科舉人來會試的。」田御史道：「既是來會試，為何把詩稿都拿出來賣起來？」家僮道：「因盤纏被家人拐去，所以將來出賣。」田御史又將詩稿前後一看，遞與家人拿著，因說道：「詩倒做得甚好，你可速回去，將你主人請到我衙門裡來相會。」家僮道：「老爺衙門在那裡？」跟隨的家丁道：「你問都察院御史田老爺衙門就是了。」四騎馬依舊開路而去。

元正文的家僮聽得此話，物件也不賣了，收拾起來，忙忙回寓，元正文見了問道：「賣了些甚麼？」家僮道：「一些物件也不曾賣得，有一位都察院御史田老爺，看了爺的詩稿，贊道詩做得好，如今請爺到衙門裡相會哩。」元正文聽得都察院田老爺，心上也有八九分猜著是田月生的父親，遂整衣冠，到都察院衙門前來。門上人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元正文道：「你家老爺方才請我相會，煩你通報一聲。」門上人道：「可是元爺麼？」元正文道：「正是。」門上人道：「不消通報，方才老爺吩咐過的，說元爺來，就請相會。」

元正文遂同門上人進去，一直走到內衙。田御史接著，相見了，師生禮坐下，田御史問道：「方才那本詩稿，可是年兄的佳作否？」元正文道：「正是晚生的拙句，有污老先生的尊目。幸求直教。」田御史道：「尊作筆性雄豪，才華爛熳，真是玉堂佳品，可喜可羨。年兄如此妙句，正宜韞櫝，而藏，為何輕易出售？」元正文道：「只緣旅邸窘乏，資斧告竭，是以願顏求價。非是晚生不自知醜，不過一時無奈何，以致遺笑大方，可愧，可愧！」田御史道：「如此詩才，雖李杜復生，陶劉再世，不過如此，何必過謙！目今場期在邇，年兄指日飛騰，所乏資斧之需，老夫即時遣役贖上，不必過慮。」元正文道：「多謝老先生寵惠，曉生何以為

報。」田御史道：「請問尊稿上有《西湖萬花園長松堂》一首，乃何年之作？」元正文道：「此詩乃去春所作，草率應酬，不敢言詩。」田御史道：「此詩抱負非常，寓意深遠，非尋常可及。但是這萬花園乃老夫習靜之所，年兄何以惠臨？」元正文道：「去春有西湖之棹，適遇一位少年，與老先生同姓名月生的，開社會詩，晚生偶爾赴約，遂以長松命題，不揣鄙陋，有此謬句。」田御史笑道：「那田月生，就是小兒。老夫因國事相羈，有失教訓。他在家中，幸能留心正務，就正有道，可喜，可喜。」元正文道：「原來就是世兄，真是當今俊傑。」因初時相見，不便將迷於聲色之事言及，三巡茶畢，告辭回寓，料理場務。

須臾，只見一位差官，帶了兩個衙役，送銀一百兩，衣服二套，元正文拜謝收下。差官回去，元正文又差家僮投稟致謝。因自思道：「古人云，詩書不誤人，我元正文只因惡僕拐逃，窮途寂寞，幸賴《長松》一詩，得受田御史銀子衣服重惠，真足為知己之感。昔韓淮陰一飯千金，方是丈夫所為，我元正文日後不知可能報答田公否。但願南宮戰勝，也不負田御史一番美意。」看官們知道，如今世上的人，趨炎附勢的多，愛惜人才的少，田御史以總憲之尊，見了好詩，便肯忘分下交，可謂有吐握之風了。元正文才受了田公的饋送，便知感報，較之世上轉眼忘情的人，正自不同，真可謂各盡其道。

閒言撇過，再說元正文臨場會試，文章甚是得意，候至榜發，高高的中了第八名進士。及主殿試，在第一甲第三名，中了探花。飲了瓊林宴，一面謝了總裁並房師，又去拜謝田御史前日之愛。田御史又請元探花的酒，元正文不敢過辭，特來赴酌。此時田御史見元正文中了新探花，比前日更加親密，席中談了一會時事，又談了一會詩文，正在歡暢之時，只見眾衙役飛也似的跑進來，說道：「聖旨下了，請老爺迎接。」田御史慌忙接旨。宣讀已畢，把田御史的冠帶摘去，上了鎖扭。不知是何原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有貝之才可以殺身，無貝之才可以榮身，二者之間孰重孰輕，必有能辯之者。